

我在故乡捡歌

叶林

故乡,阳高。
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路有多长,歌有多长。
山梁上有,山沟里有;路边有,河畔有;社区里有,广场上有;酒桌上有,院子里也有。就连赶着毛驴车的大叔和草甸里的牧羊人,鞭子一响,那歌声总是从日出穿过暮晚,直到跟着驴羊归槽。
那调儿酸酸的,远处听不清歌词,却八九离不开个二人台。因为二人台是故乡的魂。
那歌声像水一样,在故乡流过来,流过去,不知浇开了多少朵幸福之花。
那歌声又像春风一样吹绿了大地,吹醒了岁月。
小时候,过罢大年,村里唱大戏,舞台上总是唱着:
过罢大年头一天,
我给连成哥哥来拜年……
台下总会听到全村人公认的“金嗓子”薛大姐在和声。后来,薛大姐成了村里文艺队唱二人台的台柱子,那帮“铁姑娘”和民兵连一帮硬汉子都成为薛大姐的徒弟。打那时,《拜大年》深入村里,家喻户晓,二人台的调调成了村里孩子们张口就来的歌。
中学时期,学校院墙外,经常能隐约听到路过的大哥们唱着山曲《想亲亲》,那歌声酸微微地飘过校园,让满身散发青春气息的我们红了脸。
走进社会,走进成年人的生活,我在故乡捡歌。弯一下腰捡一把,把把装进心窝窝。
傍水生活久了,人们就有了水的柔性。那是桑干河涌起的浪花,涟漪久远。
对面的圪梁梁上
那是个谁?
那就是要命的二妹妹
妹在那圪梁上哟
哥在沟
亲不上个嘴嘴哟
你就招招那手。
那歌声飘过桑干河两岸。温情似水,柔美

动听。
那调调唤着我的心,像桑干河里涌起的浪花般勾人。
那歌词捕获了我的魂,好似在诉说着我的一段恋情。
依山住久了,人们就有了山的粗粝。当我从南走到北穿越阳高,那歌声像是吸收了山野的气息,让人领略到阳高人又一种憨厚的感情。
哥哥你走西口
妹妹我泪花花流
……
“啪!”那鞭子一响,牧羊的大爷凝望着远处的长城,亮开了嗓子,声音是那样舒展、自如,让人原本长满褶皱的心,跟着走进山野,渐渐舒展开来。
那歌声刺激,粗犷,仿佛是越过长城刮来的一股暖风,让人心身舒缓。
那歌声又像长城脚下,在贫瘠土地上顽强生存的沙棘刺,给无边的蛮荒增添了丝丝生机。那委婉的曲调诉说着歌者心中的忧伤和期盼。
听着远处的歌声,我的思想从走西口的那个年代,又翻飞到长城脚下的今天。从薛大姐和“铁姑娘”们的《拜大年》到《想亲亲》的大哥们,他们虽已各奔东西,但我相信,他们的后代还会在故土上歌唱。
在故土上捡歌,那一首首动情的歌经多少辈人传唱,那一位位声情并茂的歌者影响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。我不由地向着这片歌的土地,哼唱起自己不成歌的小调调。
一盏小油灯
熬过几代代人
一腔二人台
从古唱到个今
走西口的人儿哟
回归故里做主人
一对对鸳鸯
牵手逛呀逛新城

与青山相遇

贾贵卿



这座青山,是小县城的东大门。它站在那里,一如既往地沉默着,看着无数车辆从它脚下驶过,看着无数行人从它眼前走过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
我早已记不清多少次经过这里了。春来,它披着嫩绿的新装;秋至处,它又换上斑斓的彩衣。而此时的盛夏,它正肆意挥洒着最浓烈的绿意。那绿色铺天盖地,从山脚一直漫到云端,层层叠叠,仿佛要把整个夏天都浸透。
今日特意放慢了车速,在路边停了车。走下车,像是赴一个迟到的约会。山脚下,阳光穿过树叶的间隙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踩着自己的影子,一步一步向山走去。
走近了才发现,这远看如画的青山,近观也如此生动。树皮上趴着忙碌的蚂蚁,树叶间藏着振翅的蚱蜢,就连空气里都飘着松木特有的清香。我伸手抚摸一棵老松粗糙的树皮,指尖传来岁月的质感。树皮缝隙里渗出晶莹的松脂,像美人的泪滴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山上的原始森林挤挤挨挨,绿得一塌糊涂,根本找不到一条缝隙。同行者举起相机,为我拍下几张照片。背景是辽阔的青山,风吹过,整座山的树叶都在轻轻摇曳,仿佛在向我们致意。我任凭山风吹乱头发,吹起衣角。几只红嘴蓝鹊突然从林间掠过,为画面添了几分灵动。
和青山合过影后,我靠着一块青石坐下。石面被太阳晒得温热,纹理间生着薄薄的青苔。闭上眼睛,能听见树叶摩挲的沙沙声,像山在低语。这一刻,我忽然懂了何为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。在这短暂的相遇里,我与山,都在彼此眼中看见了最美好的模样。
与青山相伴一两个时辰后,我们踏上归程。回望时,它依然静立如初,只是那绿色在阳光下显得更加深邃。我知道,明日它依旧会在这里,而我还要继续我的奔波。但这一次的停驻,这一次的相遇,已让这座青山成为了我记忆里的一帧照片、生命中的一段永恒。



夏日的玫瑰

陈小燕

山色翠绿,峡谷深邃,村庄依山而居,这是一幅寂静的画。村前的小河淙淙,阳光照了下来,画里便有了人间的烟火气。夏日的阳光在河水上跳,引动满河的波光。有细细的风吹过,看不见树叶的摇摆,却送来一阵阵的幽香。
甜甜的香气氤氲,缠绵缭绕,悠悠地不离不散,让人仿佛落入了襁褓,睡在母亲的怀里。花香穿透肌肤,渗入毛孔,淡而幽远,私密的甜直抵心的底层,美好恰似涟漪,层层铺展荡漾。这一切都是隐隐的,又是真实迷醉的。没有语言,却像和天地悄悄说了半世的话。没有人,只有微风和天上的白云走过。
循着花香,沿河而上。小村外,红色的玫瑰盛开成海。花朵累累叠叠,或恣意盛放,层层翻卷,诉不尽的千言万语;或外围飞展内层含羞包蕊,仿佛一句轻轻的问候;或只是在安静里舒展呼吸,在微风里轻轻摇晃,或挨挨挤挤在一块,唱着一首嘈嘈切切的歌……人生百态,以花呈现,是百转千回过滤后的美好,是诗意盎然,是握手与自己言和,一切过往皆是来时路上的珍藏。玫瑰红得厚重深浓,热烈而内敛,庄重而典雅。花瓣有天鹅绒的质地,细密而厚实;有夜空般的魔力,只看一眼就要掉落到红的深梦。每一片花瓣仿佛都是一场深情往事,摊开了,绽放了,散发着香气。花瓣如唇,一片一片聚拢,没出声,却像对着前路说了句“你好”。每朵花都是时间筛出来的礼物,在安静里轻轻说,又往光亮里悄悄望。
花朵有开有谢,凋落的花瓣,色泽并不衰败,而是托举的力散了,花瓣离散,飞落枝下。流水带走一河的深红,在水波间漂浮,那是一封又一封从心而出的信笺,写给远方时间之外的人。花瓣飘落在小路上,好似一位佳人刚刚走过留下的足印。
阳光正好,光徐步从每一朵玫瑰花间走过,枝叶下的阴影,是光舞蹈时的一个转身或一个跳跃。
有一种冲动,在村子里购几间老屋,夜里,听流水的声音,闻袅袅的花香,在睡梦中跟它们交谈共舞。
小时候,院子里有一丛玫瑰,每年都开得热烈芬芳。每当花开,母亲摘下一朵朵花蕾晒干,宝贝般收藏起来,到八月十五打月饼时,拿出来添作月饼馅。添加有玫瑰的月饼,香甜不腻,香气清远。只是在母亲去世后,再也没有品尝过这样天然的美味。
总是想念那小村边的玫瑰,玫瑰花已经谢了,也会开车前往。不进村,只在村外的小路上走走。问河水何时涨落,看松林变换了绿的深浅,听风穿过玉米地的声音,等夜的来临,数天空稀疏的星星……
缅怀一切的细节,因为光阴没有足迹。小村人家的灯火在暮色中亮起,玫瑰的花香像记忆一样萦绕。花开万朵,是玫瑰在说话,“你看,过往都好好收着呢”,也是给未来的信,信里写着:“约见下一季的红,日子会在暖香盈盈中走过。”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